

# 憤怒的回顧

奧斯本著

黃雨石譯

# 憤 怒 的 回 顧

〔英國〕奧斯本著

黃 雨 石 譯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John Osborne  
LOOK BACK IN ANGER

---

Faber & Faber. London, 1956

封面設計：石丙泰

### 憤怒的回顧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84 字数84,000 印张 $4\frac{3}{4}$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幅员2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0.42元

統一書號：**10069·584**

定 價：**0.42 元**

## 登場人物

(以出場先后为序)

吉米·波特尔

克里弗·魯易士

艾丽逊·波特尔

海倫娜·查尔斯

雷德芬上校

## 場 景 說 明

全劇活动地点均在英国中部波特尔家的独間樓房中。

時間 現在

### 第 一 幕

四月的傍晚。

### 第 二 幕

第一場 两星期后。

第二場 第二天晚上。

### 第 三 幕

第一場 数月以后。

第二場 几分钟之后。

## 第一幕

英国中部一大市镇中波特尔家的独间楼房。

四月。傍晚。

这里是一所维多利亚时代巨大建筑的最上层，一间相当大的阁楼。天花板从左到右急剧倾斜。右下方是两面低而小的窗子。窗子前面是一张深黑色的橡木梳粧台。大部分家具都很简陋，而且相当破旧。右上方一张双人床，几乎占据了后墙的大半，剩余的地方放着一张塞满书籍的书架。右下方，在床的前面是一口笨重的五屉柜，上面堆满了书籍、领带和别的一些零七八碎儿，其中包括一只很大的破旧的玩具熊和一只软绵绵的用毛皮做的松鼠。左上方是一个门。门这边是一口不大的衣柜。一面很高的长方形的窗子占去了左墙的大半。窗子正对着楼梯口，但光线却是通过窗外的一个天窗照进来的。衣柜下边是一个煤气炉，煤气炉旁边是一口木制的食品柜，柜上放着一架小巧的手提式收音机。中间靠前是一张粗重的饭桌儿，饭桌前面，一左一右放着两张腿短背高的破旧的皮垫扶手椅。

幕启时，吉米和克里弗一左一右分别坐在那两把扶手椅上。我们只能看到他们各人的两条腿，又巴着从报纸下面远远地伸了出来，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完全被报纸遮住了。他

們倆都在讀報。他們兩人中間和身旁，到處是成堆的報紙和期刊。後來我們終於看到了他們的臉，發現吉米是一個又高又瘦的青年，年約二十五歲左右，穿着極舊的蘇格蘭呢茄克和法蘭絨襯衣。一團團的濃煙從他抽着的煙斗里冒出來，弄得滿屋裡煙霧騰騰。他的性格非常複雜，既誠懇而又如笑面虎一般刻毒，既熱情而又和海盜一樣殘酷，誰見了都會有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他急躁、固執、更兼目中無人，因而不論感覺銳敏或感覺遲鈍的人都同樣不願和他交往。令人難堪的誠實，或者像他這樣，明擺在臉上的誠實，是決不會討人喜歡的。在有些人看來，他似乎敏感到了令人憎惡的程度。而在另一些人看來，他這人不過就只是一張嘴。像他那樣言辭過分激烈也就幾乎沒人會拿他的話當真。克里弗和他年歲相仿，黑黑的面皮，身材矮小，骨骼粗大，穿着一件棉毛衫和一件很新的但到處揉得皺皺巴巴的灰色長褲。他神情安閑懶散，簡直顯得有些痴呆，臉上卻透着專心自學的人的那種略含悲愁的深厚的性靈。如果說吉米只能使愛情遠避，克里弗却仿佛能夠逼使甚至極為謹慎小心的女人也不能不愛他，至少不得不對他表示一點愛的情意。他的純朴給人一種舒適的感覺，和吉米形成強烈的對照。

艾麗遜站在台左食品櫃的前面。她正俯身在一張熨衣服的案子邊工作。身旁堆着大堆的衣服。在由他們三人組成的這支不協調的多音樂曲中，她的性格最使人感到難以捉摸。她仿佛完全是另一種調子，而這種經過訓練的別致的音調常常被另外那兩人的雄壯的管弦樂壓了下去。她在自己髒污的但料子很好的襯衫外面，披上了吉米的一件襤



桃色的衬衣，但尽管这样，她却也能使自己的神态看起来仍显得十分高雅。她的年岁大致和那两个男人相差无几。而他們两人凑在一起合成的那副怪模怪样，多少使她的美显得更突出一些。她身材苗条，皮肤微黑，臉骨长而柔和。她的眼睛大而且深，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作出模稜的表情，但她的眼神却显得惊人的蕴借含蓄。屋子里靜靜的，烟雾瀰漫。唯一可听到的声音是艾丽逊的熨斗碰在案子上的喳喳声。这是一个寒冷的春天的黄昏，烏云滿天，濃影遍地。忽然，吉米把手里的报纸扔在地上。

吉 米 我干嘛一到星期天就抱着这玩艺儿？連这些书评都跟上星期没什么两样。不同的作品——完全一样的书评。你那份报看完了嗎？

克里弗 还没有。

吉 米 我刚刚读了整整三栏談論英国小說的文章。里边有一半儿是法文。星期天的报纸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无知？

克里弗 沒那回事儿。

吉 米 啊，你本来就非常无知。你不过是一个农民。

(对艾丽逊)你怎么样？你不是农民吧？

艾丽逊 (心不在焉地)你說什么？

吉 米 我說这些报纸是不是让你感到自己实在不怎么样？

艾丽逊 哦——我今天还没看过报哩。

吉 米 我沒問你那个。我是說——

克里弗 別打擾那可怜的姑娘啦。她正忙着。

吉 米 得了，她總可以談談話呀，她連話都不能談嗎？  
你也可以談談話，不是嗎？你也可以表示表示你的  
意見。要不就是“白種女人的職責”壓得你連思想都  
不能思想了嗎？

艾麗遜 真抱歉。我沒十分聽清楚你在講些什麼。

吉 米 不用說你當然沒聽。老波特爾一講話，所有的人  
都翻過身去睡着了。而波特爾太太總是帶頭先打  
第一個哈欠。

克里弗 你別招她了，我說。

吉 米 (大叫着)得啦，親愛的。還去睡你的覺吧。這是我  
在講話。你知道嗎？在講話？記起來了嗎？我真  
抱歉。

克里弗 別那麼大聲嚷嚷。我簡直沒法讀報了。

吉 米 你瞎忙活些什麼？你一個字兒也看不懂。

克里弗 嗯哼。

吉 米 你太無知了。

克里弗 是的，也沒受過教育。請你住口，行不行？

吉 米 你干嘛不讓我太太給你解釋解釋？她受過教育。  
(轉向她)是這樣兒，對嗎？

克里弗 (從報紙下面用腳踢他)你別招她了，我說。

吉 米 你這個威爾士的惡棍，你再敢這樣，看我不把你

的耳朵給揪下来。

他一把搶走克里弗手中的報紙。

克里弗（弯腰向前）你听啊——我不过是想让自己多得到一点儿知識。快让我讀下去吧，你这个討人厌的大小子。把报給我。（他伸手去要报。）

艾丽逊 哦，把报給他，吉米，看在上天的面上！我簡直沒法思想！

克里弗 是呀，来吧，把报給我。她都沒法思想了。

吉米 沒法思想！（把报纸扔还給他）这些年来，从来也沒見她有过什么思想！你有过嗎？

艾丽逊 沒有。

吉米（拿起一份周刊）我肚子有些餓了。

艾丽逊 哦別介，还不到吃飯的时候！

克里弗 他簡直是他媽的一头猪。

吉米 我不是猪。我就只是喜欢吃——那有什么。

克里弗 喜欢吃！你簡直像个色情狂——只不过你的对象是吃的东西罢了。早晚你得在《世界新聞》上露露臉的，你等着吧，小伙子；吉米·波特尔，年二十五岁，其自酒館陶人怀抱归家途中对小白菜一棵、黄豆两罐橫加蹂躪一案，經审讯服罪后，已于上周具結。被告声称近来时感身体不适，常犯神志不清之病。他要求法院当局对他过去作二等防空員时所建功績，一并加以考虑。

吉 米 (微笑) 哦, 是的, 是的, 是的。我喜欢吃。我还喜欢活着。你有什么意見嗎?

克里弗 真不懂你吃來吃去到底有什么用。從也沒見你長胖一點兒。

吉 米 像我這種人是胖不了的。這話我早對你說過。我們把吃下去的東西全給燒掉了。這會兒我要讀報, 你別再嘮叨了。再給我燒點兒茶去。

克里弗 我的老天, 你剛才還喝了一大壺! 我不過就喝了一杯。

吉 米 沒那回事! 再去燒點兒吧。

克里弗 (對艾麗遜) 我說得對嗎? 我是不是就喝了一杯?

艾麗遜 (連頭也沒抬) 是那樣兒

克里弗 你聽見了嗎? 她也只喝了一杯。我看到的。剩下的全叫你給灌下去了。

吉 米 (讀着他的周刊) 去把水壺放在火上坐着。

克里弗 你自己去放吧。你把我的報紙全揉壞了。

吉 米 在這個屋子裡, 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應該怎麼去對待一張報紙或任何別的東西。(又挑出另一張報紙來讀着) 這兒這個姑娘想知道, 如果她的男朋友要什麼她就答應什麼, 那他是不是就會對她完全不尊敬了。真是個蠢豬。

克里弗 別的不用管, 就讓我去跟她打打交道吧。

吉 米 这乱七八糟的玩艺儿是谁买的？(扔掉手里的报纸)那份有劲头儿的报纸你还没读完吗？

克里弗 哪一份？

吉 米 嗨，星期天一共就只有两种有点儿劲头儿的报纸——我这一种，和你读的那一种。喂，让我来看看那个，你读这个吧。

克里弗 哦，好吧。

他们彼此互换报纸。

我刚才就读了布阮莱大主教的一篇文章。(把手伸给艾丽逊)你怎么样，小宝贝？

艾丽逊 很好，谢谢你，亲爱的。

克里弗 (抓住她的一只手)你干嘛不把那些玩艺儿扔下，先坐下歇一会儿？看样子你很有些累了。

艾丽逊 (微笑)再没多少就完了。

克里弗 (吻她的手，并把她的手指放在自己的嘴里)她真是一个漂亮姑娘，你说不是吗？

吉 米 他们倒是都那么说。

他和她彼此对看了一眼。

克里弗 你这手可真是太可爱了，真是鲜美无比。呜呜呜呜。我真想一口把它咬下来。

艾丽逊 别介！待会儿把他的衬衫给烫糊了。

吉 米 放开她的手指头，别那么肉麻了。布阮莱主教讲了些什么？

克里弗 (放开艾丽逊的手) 哦, 这文章說, 他对所有的基督教徒发起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呼吁, 要他們尽一切力量支持氫彈制造工业。

吉 米 哦, 是的, 那真是非常动人, 我想可以那么說。  
(对艾丽逊) 你受到感动了嗎, 我的小乖乖?

艾丽逊 是啊, 那自然。

吉 米 你瞧瞧: 連我太太都感动了。我很应该送一笔捐款到大主教那儿去。让我来瞧瞧。他还讲了些什麼。嗯嗒嗯嗒嗯嗒嗯嗒。啊是的。因为有人說他支持富人反对穷人, 他感到非常不安。他說他根本不承认不同的階級之間有什么差别。“这种思想完全是由于——工人階級一再进行邪恶的宣傳培养起来的!” 你們听听!

他抬头看看他們两人的反应, 但克里弗正讀着他的报纸, 艾丽逊是全神貫注地在燙她的衣服。

吉 米 (对克里弗) 这一段你讀过嗎?

克里弗 嗯?

他知道他們已完全不願理他, 可他仍不肯放开手。

吉 米 (对艾丽逊) 你不觉得这文章可能是你父亲写的吧?

艾丽逊 什么是我父亲写的?

吉 米 自然是我剛才念的那几句。

艾丽逊 我爹怎么会写那个呢?

吉 米 很像爹的口气,你不觉得嗎?

艾丽逊 像嗎?

吉 米 会不会布阮萊大主教就是他的笔名,你认为不可能嗎?

克里弗 別理他。他这是又在那儿沒事找啗儿。他动不动就是这一套。

吉 米 (急接)有一个女人到公爵园去参加一个什么美国福音会的群众集会,这一段你讀过了嗎?她跑上前去,也不知是想要宣揚自己对上帝的爱还是什么,可沒想到,在一大群一心向主馬上要开上前綫的人流中,她給踩断了四根肋骨,头也給踢破了。她疼得鬼哭狼嚎,可是,有那么五万人在拼命唱着,“前进,基督教的士兵,”誰都压根儿沒注意到她躺在那儿。

他睜大眼睛望着想听听他們的反应,但他們什么反应也沒有。

有时候,我真觉得我这人不知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茶怎么样了?

克里弗 (仍埋头讀报)什么茶?

吉 米 去把壶坐上。

艾丽逊抬头看看他。

艾丽逊 你还要喝茶嗎?

吉 米 我不知道。不,我想我不要喝了。

艾丽逊 克里弗,你还要喝嗎?

吉 米 不，他不喝。你那玩艺儿多会儿才完了？

艾丽逊 說話就完了。

吉 米 天哪，我真恨透了星期天！老是他媽的这一套，簡直悶得你連气都喘不过来。咱們好像从来也沒向前挪动过一步，不是嗎？永远就是这固定不变的一套。讀报纸，喝茶，燙衣服。再过几个钟头，一个星期就又算完結了。咱们的青春可就这么慢慢消磨尽了。你們知道嗎？

克里弗 (扔下报纸)你說什么？

吉 米 (不在意地)哦，没什么，没什么。去你的蛋，你們两人全去你的蛋，所有的人全去他的蛋。

克里弗 咱們看电影去吧。(对艾丽逊)你觉得怎样，小亲亲？

艾丽逊 我想我恐怕是沒法儿去的。也許吉米願意去看。 (对吉米)你願意去嗎？

吉 米 哪一个星期天晚上电影院的前排也都挤滿了那些小猴崽子，你要我上那儿去讓他們毀掉我的快乐心情嗎？我可不去，謝謝你吧。(略停)这星期的普瑞斯特莱的文章你讀过了嗎？我真不知道我干嘛要問这个。我他媽的完全知道你決沒讀过。我干嘛要一星期花上九个便士訂下这份儿倒霉的报纸？除了我誰也不讀它。誰也不去伤那个脑筋。陷在賞心乐意的懶散生活中誰也拔不出脚来了。你們两人早晚会



逼得我丧失理性的——我知道，这简直就和我这会儿是坐在这儿这件事一样的肯定。我知道你们准得要逼得我发疯的。哦天哪，我多么渴望能够有那么一点点儿普通人的热情。就一点儿热情——那就足够了。我多么渴望听到一个温和动人的声音，高声喊出“阿利路亚<sup>①</sup>”！（他演戏似的捶打着自己的胸膛）阿利路亚！我是活人！我想起来了。咱们干嘛不好来一点儿小小的游戏？咱们来假装咱们是人，是真正活着。就装那么一会儿。你们说怎么样？让咱们来假装咱们是人。（他对他们两人来回地看着）哦，老弟，不知道已经有多久了，我还一直没再遇到个什么人任何事情有过一点点儿真正的热情。

克里弗 他说了些什么？

吉米 （讨厌他打断了他对艾丽逊的追逼）谁说了些什么？

克里弗 普瑞斯特莱先生。

吉米 我想总不过是他平常讲的那一套。他和爹一样——站在他的舒适的、失去权利的荒野中，还用他那养得油光水滑的眼睛在不停地向进入黄昏的爱德华时代回顾。你怎么把你的裤子弄成这样儿了？

克里弗 弄成这样？

吉米 这不是你上星期六买的那一条吗？你瞅瞅。你

---

① 原为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对上帝礼赞之辞，后转为欢乐的呼声。